

湖南省文物圖彙



湖南省博物館編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4·長沙·

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文物考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大大推动了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在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方面，由于与基本建设工程的紧密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省的文物考古事业，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党的重视与正确领导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家一定还记得，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的湖南，不仅谈不上文物考古事业，而且反动统治者还和古董商、盗墓者、帝国主义分子互相勾结，盗卖诈骗，无所不为，致使文物遭受严重的损失和破坏。到解放时，伪湖南省文献委员会遗留下来的文物，总共只有二十多件，而且大多残缺不全。我们的文物考古事业，几乎等于是在废墟上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我馆在中央规定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及“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指导下，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具体领导下，积极地、有计划地展开了文物考古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先后在全省范围内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十余处，清理发掘从春秋战国至元明的墓葬五千余座，共出土文物四万三千余件（1959年10月止）。其中仅长沙地区的楚墓，就有一千二百余座，出土楚文物一万多件。这些出土文物丰富多彩，充分反映了距今二千余年以前祖国的湖南，就已存在光辉灿烂的文化。

为了向历史考古工作者、工艺美术工作者提供这方面的研究材料，我馆特组织人力挑选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的古文物四百余件，编辑了《湖南省文物图录》。这些珍贵材料，对研究湖南地区的古代的生产工具，冶炼技术，工艺美术，纺织、陶瓷、漆、木、竹器等手工业的演变和发展，以及探讨当时人们的生产水平、生产关系、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的成就，都有一定的帮助。我们还可以从这些丰富多采的历史文物中，摄取有补益于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东西；并且使广大读者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本图录主要包括长沙、常德、衡阳等地的发掘品，但也辑入了少数收集品。这些收集品，科学价值或艺术价值都比较高，据悉均出土于湖南，故一并辑入。其中有名贵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父己”方彝盖、提梁卣等殷商和西周的青铜器，以及战国、汉唐时代的少数精品。

本图录以楚文物为重点。其中精品如长沙出土的“缯书”、“帛画”，以及兔毫竹管所制毛笔和墨写先秦文字的竹简，俱为全国所罕见；楚汉墓中出土的铜器和漆器，丰富多彩，其中兵器铜镜和漆器已另辑专册，这里只精选了少数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因我省对古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发现有限，故选輯較少。

这些精美丰富的古代文物，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可是，这些劳动成果，自从历史上出现了阶级社会以后，总是被统治者总占有和享用了。在我们发掘的古墓葬中，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某些上层统治者的大墓中，发现用于随葬的物品，往往数以百計，而在大量的平民小墓中，卻仅有几件粗糙的陶器，有的甚至空无一物。至于那些当做牲畜一样可以买卖的“会說話的工具”——奴隶，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随葬物，甚至其本身还只是替主人殉葬的牺牲品。不少战国、汉、唐墓中发现大量木俑、陶俑的用于随葬，大概就是这种“人殉”遺风的表現。因此，研究这些出土的文物，也有助于我們認識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

本图录由我館考古部負責編輯。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分析研究工作做得少，錯漏定所难免，希望讀者多予批評指正。

本图录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題字，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謝华所长、王学膺副所长对本图录提出了宝贵的意見，又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人来湘支援图片摄制工作，特在这里一并表示謝意。

湖南省博物館 1964年2月

說 明

茲將本圖錄輯選的主要器物，分類簡要介紹如下：

(一) 湖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在解放前沒有發現過，可說是一個空白點。近幾年來在長沙市郊五里牌、徐家灣、黃家洲、大托鋪，長沙縣烟敦沖、周家祠堂，寧鄉橫市，桃江灰山港，湘鄉、常德、石門、澧縣、華容、零陵、衡陽、衡山、安仁、耒陽、邵陽、邵東、淑浦、麻陽等二十多個縣市的四十多個地點，陸續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或遺物。其中有磨光的大型石斧（圖版三）、穿孔石刀（圖版三）、石礮（圖版二）、石鉗、石齒、石箭鏃（圖版二）、石紡輪、勵石等工具。還有方格紋、曲折紋等印紋和附加堆紋的陶片（圖版三），夾粗砂的紅胎鬲腿等。這對研究湖南原始社會的歷史，提供了一些資料和線索。

(二) 殷商和西周的文化遺物，湖南還未曾發掘過。只就收集所得的珍品中選出商代的四羊方尊（圖版五）、人面方鼎（圖版四）、“父己”方彝蓋（圖版六）、臬卣（圖版八）、提梁卣（圖版一〇）、象紋、虎紋大鏡（圖版一一）及西周的“楚公象”銀斑戈（圖版二一）等青銅器輯入本圖錄。據說四羊方尊在1937年出土於湖南寧鄉月山鋪轉耳崗，農民在掘土時挖獲，解放後得之於偽省銀行倉庫（現已送北京歷史博物館陳列）。“父己”方彝，系1922年在桃源出土，我館僅存其蓋，器身已被帝國主義分子盜運出國。人面方鼎、象紋、虎紋大鏡等，經查明都是在湖南寧鄉一帶出土的。這就為研究商代文化提供了新的線索。

(三) 標志着生產水平的高度發展的鐵器，在長沙楚墓中會有多量出土。在早期楚墓中發現有鐵鏟、削、鋤（圖版一二）等，其時代至晚在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因為這些鐵器是與陶鬲、鐮形器共存的。陶鬲在湖南來說是屬春秋到戰國初期的早期楚墓中的代表性器物。在湘陰汨羅的春秋羅子國遺址中出土的鬲腿，與早期楚墓中的陶鬲腿沒有什麼差別。陶鐮形器又有與陶鬲共存的情形。這時出土的鐵器大多出於墓底，是用來隨葬的，並非無意丟失。看其器形和鑄造技術，都已相當成熟。而且，一般平民小墓，能用鐵器隨葬，足見鐵器在當時已被廣泛使用。自然，在此之前，它還有一段發展的過程。到了戰國中晚期，鐵的使用已較廣泛，不僅農業、手工業中使用了鐵，而且在兵器方面，生活用具方面也都已使用鐵了。如鐵戟（圖版二六）、劍（圖版二八）、矛、鐵鼎（圖版一三）、杯等都有出土。同時還可以看到銅鐵合用的器物及由用銅到用鐵的轉化情形，如鐵足銅鼎（圖版一五）、鐵鋌銅鏃、銅柄鐵劍等都有出土。1957年長沙左家塘44號木槨墓的填土中曾獲得完好如新未生鏽的鐵鋤，至今還相當鋒利。據金相學考

察，“它的組織特点是珠光体和鉄素体为基体的展性鉄”。

(四) 长沙楚墓中出土的陶器，主要組合形式为“鬲(图版一四)、鉢、壺(图版一四)、豆、罐”，“鬲形器、鉢、豆”，“鼎、敦(图版一四)、壺”，“鼎、盒、壺”四組，分別代表楚墓早、中、晚三个时期。前两組屬楚墓早期，后两組分別屬中、晚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类釉陶的出現。长沙的早期楚墓中就有黃褐色薄釉的印方格紋和米字紋的硬陶罐与陶鬲同出；在一个战国墓中还发现有很精致的銀釉划紋小陶壺(图版一四)。这在楚墓中是很少見的。衡阳的战国墓中也有黃褐色釉的硬陶甑出土。这些发现，对研究瓷器的起源是很有帮助的。

(五) 长沙出土的战国銅器，是非常出色的手工业产品。除了兵器和銅鏡有大量出土之外，其他銅鼎(图版一五)、敦(图版一六)、壺(图版一六)、匱、勺、帶鈎(图版三四)等也有不少出土。这些器物，制作精巧，器形輕便适用而多样化，全身多鑄有精細的花紋图案，常見的为几何紋、云紋等。据化驗，含有銅、錫、鉛、鋅、銻、鎳、鉄等七种金屬，其中以銅、錫、鉛为主。1957年长沙烈士公园3号墓出土的提梁云紋銅壺(图版一七)，可以作为这一銅器中兴时期的代表作品。器物呈深米黄色，形制秀丽精巧，全身飾变形云紋，紋飾細致清晰；更特出的还有极細的簞紋为地紋，肩上有两个鋪首，腹下接近底部处还有三个分布匀称的鋪首。如果没有很高的冶鑄技术，是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制品产生的。1954年长沙黄泥坑4号墓中出土的一个銅匱(見《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49頁)，上面刻有細如游絲的花紋，有人物、魚鳥、树木、器皿之类，与山西长治市分水岭战国墓中出土的銅匱极相近似(見《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109頁)，与輝县赵固区出土的战国銅鉴，在紋飾风格上，也有些相同(見《輝县发掘报告》)。

(六) 銅鏡工艺，在战国时代也已相当发达。湖南出土最早的銅鏡是一种薄薄的素鏡或只有一道凸弦紋的鏡子，与陶鬲共存，时代可上溯春秋。次之是出土最普遍的四山鏡(图版三〇)。五山鏡(图版三〇)也有出土。同时方連紋鏡(或称菱形紋鏡)(图版二九)也相繼出現。另外，在晚期楚墓中，还出現了連弧紋鏡(图版三三)、龙凤紋鏡(图版三三)和兽紋鏡(图版三二)等。除素鏡外，一般都有羽狀紋、渦紋等地紋。还有透雕蟠螭紋鏡(图版二九)，鏤空鈕座龙紋鏡(图版三一)，是其中特殊的两种。銅鏡中的龙凤走兽紋是极为生动奔放的，运用龙凤走兽的纏曲多变，巧妙地构成各种新穎而优美的图案。布局上有四分法、三分法、二方連續法、对立交錯等构图法則，革新了商周以来的对称严肃的传统。鏡身皆薄，三弦小鈕，捲边，顏色多呈青黑色和浅綠色。据化驗結果，銅鏡是由銅、錫、鉛、鋅、銻、鎳、鉄等七种元素所組成的合金。此外，还含有0.064%至6.551%的硅、鋁、砷等杂质。青黑色鏡：銅占71.74%，錫占19.623%，鉛占2.69%。綠色鏡：銅占66.33%，錫占21.992%，鉛占3.363%，其余的金屬元素都

不到百分之一。

(七) 楚墓中出土的兵器数量多，品种繁，质量精，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七雄”割据，战争频繁和楚人尚武的情况。楚墓中出土的兵器铜制的有剑（图版一九）、戈（图版二二）、矛（图版二五）、镞（图版二五）、箭簇（图版二八）、弩机；铁制的有剑（图版二八）、矛、戟（图版二六）；还有皮甲（图版二七）、漆盾（图版三六、三七）、木弓等共十余种。铜剑就有龟纹剑，分铸的两色剑，还有嵌绿松石的，有错金镶银的等。其中有的铜剑，还完整如新，仍极锋利。戈有银斑的，镂空的（均见图版二二）。矛、戈、镞上还铸有許多鸟篆文字等，是研究楚文字的珍贵资料。木剑櫝（图版二〇）和矢箛（图版二八）的发现，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古代装剑、盛箭簇的情形。

(八) 战国的漆器出土很多，用途甚广。有漆羽觴（图版四一、四二）、奩（图版三九）、盒（图版四一）、几（图版四三）、鼓（图版三八）、木棺、雕花木板（图版四四、四五）；兵器有漆木弓、竹弓、剑鞘、箭杆、矢箛、矛秘、皮甲，漆盾等十余种。出土地不限于长沙，常德也有一批优美的漆器出土。漆器的胎常用的是木胎，个别器物曾发现有皮胎或夹紵的情形。常用的漆色有朱、黑、黄、金四种，其中又以朱黑二色居多。漆器的花纹多用平涂法，有狩猎纹、龙纹、鸟纹、云纹及几何形花纹图案等，极为优美动人，构图灵活、生动、和谐。龙凤纹漆盾（图版三六、三七），凤纹漆羽觴（图版四一），狩猎纹漆奩（图版四〇），为其代表作品。战国漆器纹饰较前代青铜器上的饕餮、龙凤、回纹等庄严古板的花纹生动活泼，开创了写实的风格，采用了现实生活的题材。如狩猎纹漆奩，就是最典型的一种。

(九) 战国时期的木雕艺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透彫的花板（即床），雕刻手法的明快熟练，构图布局的严谨匀称，图案纹样的生动流畅，均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特别是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墓中出土的龙纹花板（图版四四），形象生动，好象活的一般。

(一〇) 木俑在楚墓中曾大批出土。1954年长沙杨家湾6号墓中就出了50个，一般墓中出三、五、八个不等。种类大体可分为执戈、剑的武士俑，着长衣及足的舞俑，平手捧物的侍俑（图版四六），手执勺、羹的炊事俑，击鼓弹瑟的奏乐俑（图版四七）等五类。其中以立俑最多，坐俑较少，高44厘米至56厘米，脸作瓜子形，一般在眉眼雕成后，再加墨绘。木俑衣服上也有画彩色纹饰的，有的着斜领大袖长衣，衣长盖足，纹饰极为清晰。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的木俑身上还披有残缺的丝帛；常德出土的木俑（图版四六）较高大，手臂是附加上去的，能够活动，这是和一般木俑不同的地方。西汉木槨墓中，也还有用木俑来随葬的，但为数不多，已近尾声。以后代替它的是陶俑。上述木俑不但是雕刻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当时人们的服饰、活动和阶级关系的

重要資料。

(一一) 絲綢紡織業在戰國時代也有了巨大的發展。出土的有絲帶(圖版五四)、絲繩、印花絲被、刺繡的絲織品及菱花織物殘片等，充分說明了當時紡織技術的成就。有的絲被上還發現有朱色幾何紋圖案的“印花”。可見當時的印染技術，也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另外，1958年長沙烈士公園第3號墓中刺繡(圖版五五、五六)的出土，更是十分難得的發現。刺繡粘貼在木外棺的壁板和檔板上。檔板上的刺繡長54厘米，寬39厘米，在極細的絲絹上以連環狀的針腳繡着龍鳳樹枝花葉紋。上面有一隻展翅飛翔的鳳鳥，下端有一條翻騰的龍蛟，都現得勁健有力。中間繡以捲曲的樹枝花葉。壁板上的長120厘米，寬34厘米，以相同的針法，繡有一鳳，昂首，頸細長，翹尾，一足屈前伸，一足向後蹬，以勁健而安詳的姿態，棲于樹枝花葉間。這不但是一件精美的刺繡工藝品，而且也反映了當時的繪畫方面的高度成就。足見聞名于世的“湘繡”，是有它的淵源的。這種刺繡與蘇聯烏拉干河流域巴澤雷克5號墓中出土的屬於公元前5世紀的刺繡(見《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37頁)，在內容、構圖(如鳳棲于樹間及樹枝花葉的布局)和針法上，都很相近似。

(一二) 琉璃器，據文獻記載，是在東漢時才傳入我國的。我們祖國究于何時能製造琉璃，說法不一。有說是始于北魏的。但楚墓中琉璃璧、珮、瑗、珠、印章、劍飾(均見圖版五〇)等的出土，就有力地推翻了這種論斷。琉璃印上刻的是我國的篆文，器物上鑄的紋飾是殷周以來所常見的饕餮紋、蟠螭紋、谷紋和柿蒂紋。可見我們的祖先在春秋戰國時代早已知道製造琉璃，這一事實是不容置疑的了。

(一三) 生產力的提高，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楚國是使用銅貝(蚊鼻錢)(圖版三五)和金質郢版。金質郢版，湖南還未曾發現過，但銅貝卻發現了不少，常德一個木槨墓里就出土了189個，都很完好。權衡器在楚墓里出土的很多，最完整的要算1954年長沙左家公山15號墓中出土的一套天平法碼(圖版三五)。天平用一木杆長27厘米，中有孔，穿一絲繩為提紐，兩端用絲繩系兩個小銅盤。法碼共9個，重量依次減半，最大的重125克，最小的重0.8125克。常德出土的一套，木杆銅盤也都保存着。其他墓中出土的法碼個數不一，有四個、六個、七個不等，最多的十個，是收集的一套“均益”法碼(圖版三五)。這是當時廣泛使用黃金貨幣的間接證明和商業發達的反映。

(一四) 我國最早的一枝兔毫毛筆(圖版五二)是1954年在長沙南郊左家公山的15號木槨墓里出土的。毛筆套在一個竹筒內，筆杆是一根細小圓形實竹，一端劈成數股，把兔毫塞入，用絲綫纏住，再髹漆，以防止絲綫的腐朽。這枝毛筆雖然在地下埋了兩千多年，但直到現在還完好如新。我國在戰國時代就製造出這樣完整的毛筆，證明了我國

古代文化的光輝灿烂。

(一五) 解放后长沙出土的竹簡(图版五二)有三批,第一批是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的,計38簡(見《长沙发掘报告》)。第二批是1953年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計43簡(見《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字迹最为清晰。第三批是在1954年楊家灣6号墓內发现的,計72簡(見《文物参考資料》1954年12期)。据初步考釋,是屬於記載死者随葬物的“遺冊”。字中絲旁很多,也反映了当时絲綢紡織工业的发达。

(一六)“繪书”(图版五八)是解放前1942年在长沙市东郊出土的。絲絹上有书有画,极为珍貴。原物被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柯強盜騙去了,現存美国紐約。这又是一笔不能忘記的美帝国主义者盜竊我国文化遺產的罪債。

(一七)帛画(图版五七)是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画有一夔一凤正在搏斗,一女人正在祈禱,显示出当时人們的和平愿望和繪画領域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是我国現存最早的一张帛画。

(一八)到了汉代,鉄工具得到了更普遍广泛的使用,并逐步代替了銅。兵器最常見的是长鉄劍、鉄刀(图版九九)等。鉄劍上有的嵌有金花、金絲,非常講究。这时日常工具和用具也大量用鉄了,如鉄刀、鏟、斧、鋸、灯(图版九五)、釜、三脚架、火鉗、碼子等經常出土。西汉时黄褐色釉的大型陶器的鼻鈕上还使用着鉄环。貨币也有用鉄的(如长沙、衡阳西汉墓中出土的鉄半兩)。两汉时期,鏡子也有用鉄来制作的尝试。

(一九)汉代的漆器工艺已达到了高峯。繪画作风,由平涂改变成了綫条勾勒。不但繼承了战国时的优秀传统,而且創造了新的艺术形式——針刻紋。在漆盒(图版七〇、七一)上刻着精致的細如游絲的流动的云气紋,云气紋間点綴着生动活潑的动物,或正在向前奔跑,或边向前奔跑又反首回盼,构图精致巧妙,刻画栩栩如生,的确是艺术上的珍品。1961年在长沙沙子塘一座西汉大型木槨墓的外棺盖板、档板、壁板上,都漆繪有色彩鮮明,气魄雄伟的图案紋飾。头端档板上繪有編磬和悬挂編磬的筍虞有关的裝飾(图版七二)。足端擋板上繪的是特鐘特磬及其筍虞,磬上还飾有两个羽人騎豹(图版七二)。两边壁板上繪的图案相同。整个图案以組織复杂、笔鋒飞动的云紋作背景。正中繪一用方連紋組成的山峯,山上有垂楊两棵。山下繪两豹,匍伏翹尾作回顧狀。一端繪一张牙舞爪、伸舌戴角的巨龙,另一端繪一挙头伸頸的蛟螭,极雄劲生动。正中用一条黑色寬帶对角切断成两个三角形。外棺盖板(图版七二)上面的紋飾,則以流暢的云紋和长帶从拱璧、璜、珩中迴环穿錯而成。在規矩对称之中,显出生动自然之妙。盖板下面繪有龙凤盘旋飞舞,极端活潑,笔法工整,看来是繪在絲織品上再黏貼上去的,惜被泥水浸蝕模糊和被盜凿毀了一部分。漆棺做工十分精細,底色烏黑光滑放亮,用朱紅、石黃等調漆,还使用了白色和金色,繪出色彩鮮明的花紋。根据墓中出土的泥“半兩”錢、

“郢称”泥金版和墓室巨大、棺槨四层等情况推断，应是西汉前期（約在公元前二世紀中叶）的一个諸侯王的陵墓。这是国内唯一重要的保存完整的古代漆画木棺，也为我国繪画史上提供了新的研究資料。又如长沙王后塚出土的一批漆器（图版七三、七四），所繪龙凤紋，制作技术更臻成熟。还有在漆器上的銀扣和貼金技术的熟練运用，也是汉代漆器工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〇）西汉的銅器在鑄造技术上和花紋裝飾上，虽然不及前代那样講究和精良，但也有不少造型优美之作。如銅牛鐙（图版六四）便可作为代表。上面有“敕庙牛鐙四礼乐长监治”的銘款。还有药杵臼（图版六六）及屬于少数民族的銅鼓（图版六三）鐔于（图版六二）等值得注意的东西。唯有銅鏡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不論在制作技术上和图案裝飾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峯。有的銅鏡在地下埋了將近兩千年，有的烏黑油光（图版一〇八下），有的象黃綠色的玉一样（图版一〇四下），勻潤美觀，有的发出銀光，至今仍可映出清晰正确的影象。汉代銅鏡采用銘文帶（图版六九）的相当普遍，西汉多三言、四言、六言詩和吉祥語；东汉則多七言詩。有尚方作鏡（图版一〇五）、姓氏作鏡（图版一〇四、一〇六、一〇七）、青盖作鏡（图版一〇五、一〇七）和“汉有善銅”鏡（图版一〇三下）等。西汉中期的銅鏡，地紋已經絕迹，早期有地紋的，大概也多是战国留传下来的。紋飾也由綫条逐步走向浮雕。裝飾图案除規矩、鋸齿、雀鳥、神兽之外，有的边缘有飞舞奔放的动物紋样和各种器皿图案。东汉晚期兴起的半立体的浮雕造象鏡，又是銅鏡裝飾艺术上的一种新的形式。有的銅鏡上还运用了“貼金”、“鑲金”（图版一〇一）的技术。

（二一）西汉的陶器有灰陶、印紋硬陶（图版七九）、紅色陶、銀衣压紋灰陶、黃褐色釉陶等多种。器形最常見的是鼎、盒、壺、鈇、罐、燠炉（图版八〇）、鍍（图版八〇）、甑、鏃壺等。其中可以黃褐色釉陶为其代表。那小口、大腹、平底的黃褐色釉大陶壺（图版七九）上刻划的走兽紋，寥寥几笔，极为生动，是西汉陶器中的精品。

（二二）西汉的石玉雕刻工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石彫器多取材于白滑石。器形有鼎、盒、壺、鈇（图版七五）、璧（图版七七）、杯、燠炉（图版七五）、猪（图版七七）及鏡（图版七六）等。石鏡上刻有銘文和流暢的云气紋。这些滑石器大概都是专为随葬用的明器。玉器有璧、瑗、环、珠及各种劍飾等。玉劍飾中有浮雕动物紋样的玉劍格、玉劍珥、玉劍琕（均見图版七八），生动活潑，神态毕肖，与整个器形和諧而巧妙的配合着，实在是一种艺术价值极高的手工艺品。

（二三）西汉的货币出土最多的是泥質冥币，很少銅質、金質的实用货币。西汉前期最常見的是“半兩”泥錢和“郢称”（图版八一）“郢爰”及“郢”版、“兩”版等，还有“郢爰”、“賜上金称爰郢”（图版八一）、“称”、“黃金”、“金”（图版八一）等泥

金版以及稍晚的“吳国訾郢”（图版八一）。这些货币大多为方形，上划方格，一般是十六格，也有十二格、九格、六格、四格的；也有不划方格，仅一字二字的。郢版本是战国时楚国原来流行的货币，但在长沙墓中，却一直延續到西汉前期，才由汉武帝时改鑄的麟趾金（即金餅）代替而絕迹。西汉后期，最常見的是五銖和麟趾金（图版八一），多同时出土，仍多泥质冥币，也有銅质鑲金的。真的麟趾金，也曾多次发现过，并在新莽和东汉墓中仍可見到。如1959年长沙五里牌9号墓出土的一件东汉麟趾金（图版八二），重达234.5克，約今日的半斤。有人折算出新莽时的一斤为226.666克。这件的重量約合汉代的一斤，为推証汉代权衡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二四）新莽的文物在长沙也出土不少。最重要的是1959年在长沙五里牌李家老屋附近的7号墓中出土的一批，其中有丰富的銅器，如鼎、鍋、盃、壺、鍤、瓶、奩、盂、盘、盆、碗、灯、鏡、虎子等，特別是有繫的七枝灯和虎子是少見的文物，但制作裝飾都不怎样精良。此外还有銀碗、鉄刀，以及雕琢精美的玉珮、璧、劍珥等（詳見《文物》1960年3期40—46頁）。这里选录的一件“天凤元年”的銅簋（图版八三），是解放前出土的。

（二五）东汉墓中出土的銅尺（图版一〇九）較多。上面有几何紋、鳥兽紋等裝飾。长短不一，計有长22.8、23.2、23.3及24.5厘米等多种不同的长度。可知当时的一尺，約当現今的七市寸。同时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尺度有不断加长的发展趋势。

（二六）东汉的綠釉陶器也是一种新的产品。綠釉中泛醬釉、銀釉、藍釉，自然和諧，勻称美觀，如褐綠釉猪圈（图版八六、八七），醬釉陶壺（图版九〇）便是其代表作品。“青瓷”器在东汉晚期出現了，釉呈黃綠色，开有冰裂紋，火候甚高，器形有四系罐、碗等，这便是早期的“青瓷”器。还有一种真正的瓷器，是当时用作裝飾品的瓷珠，是一种純細的高岭土燒成的南瓜瓣形的珠飾，施藍色釉，火候很高，极坚硬，当时是与名貴的琉璃、瑪瑙、水晶等裝飾品，同时佩用的。这时人們已开始掌握燒瓷的技术，是无可怀疑的了。

（二七）东汉制造的金銀首飾器皿，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用极細的金絲扭合而成的手鐲，多孔的金珠，嵌宝石的戒指（均見图版八二）等，真是精美已极，充分反映了当时冶金技术的高超，使我們惊叹古代匠人們手艺的精良。

（二八）汉代磚室墓极为普遍，券頂的建造技术很熟练，經將近两千年而不傾毀。墓內灶（图版八八）、井（图版八九）、廩（图版八八）、屋（图版八五）、猪圈（图版八七）、鷄埘（图版八六、八七）等模型物普遍出土，这可說是当时封建社会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小农經濟的真实的反映。

（二九）六朝墓中出土最多的最重要的要算青瓷器。晋墓中出土的鷄首壺（图版一

一一)，不但造型很美，而且釉水非常勻潤。晉寧康三年（公元375年）墓中出土有青瓷四系罐、碗、盤、鷄首壺等。到南朝時的青瓷器，燒造技術又有提高，如一青瓷瓶（圖版一二四）的釉水，光潤得十分可愛，蓮花形盃（圖版一二四）造型也很別致。有的器內還印有花紋。

（三〇）這時特別重要的發現是晉惠帝永寧二年（公元302年）墓中出土的大批陶俑。都係手製，頭身分制斗合，施有厚厚一層黃綠色冰裂紋釉，但多剝落。造型生動，多種多樣。立俑中有着高帽、腰圍帶、持環首長刀的（圖版一一二）；有着尖帽、左手持斧扛在肩上、右手持刀於腰間的（圖版一一三）；有着風帽的（圖版一一三）；有着長裙的；有帽尖下垂的；有雙手捧物的；有身背什物的（圖版一一四）；還有持盾的（圖版一一二）；有持便面的（圖版一一三）；一手叉腰的（圖版一一三）。衣着形態，各不相同。坐俑有作書寫狀的（圖版一一四）；有兩俑相對而坐，其中一俑左手持冊，右手執筆作書寫狀，另一俑雙手捧案，彼此若有所言的，兩俑之間置硯、筆、筆架和箱子等（圖版一一五）。跪俑，有單跪俑，雙跪俑（圖版一一六）。雙跪俑是兩俑相對跪於一陶板上，一俑吹奏一種什麼樂器，一俑似在彈瑟，作張口歌唱的樣子。騎俑中有騎吏俑（圖版一一八）和樂騎俑（圖版一一九），帽服各異，更見形態逼真。少數騎俑，馬的左側已有了一個短小的三角形鐙（圖版一一七），右側沒有，足見當時騎馬只在上下馬時用鐙踏足，騎馬時還不用鐙。這是國內現有騎馬俑中有鐙的最早的一批資料。陶俑各部比例都相當準確，形態維妙維肖，充分說明了當時陶業工人們的藝術才能。西晉時代的陶俑，有具體年代可考的，特別是騎俑和對坐俑是非常少見的。這對我們研究當時人們的活動及服裝、馬具等都是重要的具體資料。同墓出土的陶車和羊圈（圖版一二一），也是少見的文物資料。

（三一）晉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周芳命妻潘氏的石衣物券（圖版一二三），也是難得的珍品。在質地松脆的滑石上，兩面陰刻文字，記載着五十多種衣物名稱，其中紡織品達四十餘種，更可以想見當時紡織工業的發達，也可想見當時地主貴族對農民殘酷壓榨的情形。

（三二）隋的年代雖然較短促，但是墓中出土的東西，較之前代却有很多不同的特點。陶瓷器多為青釉和褐釉；造型多為小巧精緻的扁腹小壺（圖版一二七）、鼓腹四系小壺（圖版一二八）、粉盒（圖版一二八）及硯（圖版一二六）、五足爐（圖版一二六）等。盛行在底部露胎。特別是杯、碗只在口沿處塗一圈釉。1958年在長沙赤崗沖的3號、4號兩座隋墓中出土的青瓷器尤為細小和多種。如有駱駝俑、馬俑、牽馬俑、牽駝俑、胡人俑、灶、几、燈、壺、瓶、碗、盒等等（見《文物》1960年2期49—54頁）。

（三三）唐墓中出土的三彩盤、杯、碟（均見圖版一三〇至一三二），有藍、橙、

紫等色，色泽調和美丽，并显示出湖南的“唐三彩”有它自己的独特风格。白瓷壺（图版一三五）、碗（图版一三六）、碟（图版一三七）等，可称瓷器中的精品。我們現在应用的白瓷，在唐代就已开始燒造了。

（三四）湖南出土唐代的銅鏡（图版一四六至一四八）虽然制作上不怎么精良，图案裝飾也不怎么講究，但构图富于流暢飄散的感觉，題材常用的是各种花草鳥兽，銘文別致优美。鏡的形狀不但有圓的，而且多菱花形和方形的。

（三五）唐俑中穿草鞋的老人俑（图版一四二），弹琵琶的女乐俑（图版一四三），是值得注意的发现。老人俑深目高鼻，表情自然生动。弹琵琶女乐俑，屈膝盘坐，自己一面弹奏，一面欣赏，臉上略帶笑容，流露出內心的喜悅。

（三六）唐代的岳州窑，当时馳名全国。前些年在岳阳的鹿角、七里湖，湘阴的鉄罐嘴、烏龙嘴、虞公庙，及长沙县銅官附近的瓦渣坪、挖泥墩、廖家屋場、都司坡等地，找到了“岳州窑”和“长沙窑”的窑址，采集到当时許多燒窑的工具和燒坏拋棄的器物。这些被拋棄的器物，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如今看来，正是珍品。釉水多呈青色，也有青黄色和褐色釉，在釉下繪以褐色、綠色或藍色花紋。有时单用褐色，或只划綠彩，或褐綠兼用，彩色鮮艳美觀，如青釉褐彩壺（图版一三九、一四〇）、綠彩瓜形壺（图版一四一）、多彩鉢（图版一四一）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釉下彩，是其最突出的成就。

（三七）五代、宋墓中除了瓷器之外，有各种各样的陶瓶（图版一五一），多用蓮花边和各种形式的附加堆紋，是湖南宋墓的典型物（在少数瓶內发现盛有谷子）。每个墓中必出土一件，很少例外。还有一种陶多角罈，象多级浮屠一样，亦为其他各地所罕見。这些陶瓶和多角罈的造型及普遍用于随葬，可能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岳阳一宋墓中出土的影青执壺（图版一五二）、瓶（图版一五二）和碗（图版一五三）及湘阴云田出土的青黄釉划花壺（图版一五五）是值得注意的发现。銅鏡中以鑄有“都省銅坊匠人謝昭”（图版一五七）和刻有“常課觀音刘氏七娘”（图版一五九）的两种較为少見，且較重要。

（三八）北宋的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罗尼經卷（图版一六〇）发现于資兴旧市凤凰山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砖塔中。經分上中下三卷，卷上残破，难于通讀。卷中为“佛頂心觀世音菩薩疗病催产方”。卷下为“佛頂心觀世音菩薩救难神驗”。經卷末尾有“大宋嘉祐八年岁次癸卯正月一日謹題”的年款。这是我們用来鉴定宋代版本的很好例証和研究有关当时佛教与风俗习惯的可靠資料。南宋王趯墓的发现，是有重要意义的。墓中出土有碑形墓志（图版一六〇），豎立于头部。墓志背面刻有唐代作风的造象、蓮花、忍冬、卷枝花叶（图版一六〇），显然是利用唐代石刻加以琢磨而成的。王趯是当时統治阶级中一个相当显要的人士。由志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王趯的籍貫、世

系，历任官职、生卒年月和家屬。王趨曾累官到朝議大夫、直秘閣、祥符县开国男（这些均是虚銜）及广州兼广南东路經略安撫使等官阶、封爵和任职。这篇墓志志文可以与历史文献互相印証，互相补充。

目 录

序 言	(1)
说 明	(3)
图 版 一		
1 新石器时代 石斧	(1)
2 新石器时代 石斧	(1)
3 新石器时代 石斧	(1)
图 版 二		
1.2 新石器时代 石磬	(2)
3 新石器时代 石斧	(2)
4 新石器时代 石箭鏃	(2)
图 版 三		
1 新石器时代 印纹陶片	(3)
2 新石器时代 石斧	(3)
3 新石器时代 穿孔石刀	(3)
图 版 四		
商 铜人面方鼎	(4)
图 版 五		
商 铜四羊方尊	(5)
图 版 六		
1 商 “父己”铜方彝盖	(6)
2 商 “父己”铜方彝盖侧面	(6)
图 版 七		
1 商 铜鬲	(7)
2 商 “父乙”铜斝	(7)
图 版 八		
1 商 铜桌卣	(8)
2 商 铜牺尊	(8)
图 版 九		
1 商 铜戈	(9)
2 周 铜戈	(9)
图 版 一〇		
商 铜提梁卣	(10)
图 版 一一		
1 商 铜象纹大镜	(11)
2 商 铜虎纹大镜	(11)
图 版 一二		
1 战国 铁锄	(12)
2 春秋至战国初期 铁锄	(12)
图 版 一三		

1	战国	铁斧锤	(13)
2	战国	铁鼎	(13)
图版一四				
1	春秋至战国初期	绳纹陶鬲	(14)
2	春秋至战国初期	绳纹陶壶	(14)
3	战国	彩绘陶敦	(14)
4	战国	银色划纹陶壶	(14)
图版一五				
1	战国	铜鼎	(15)
2	战国	铁足铜鼎	(15)
图版一六				
1	战国	铜敦	(16)
2	战国	云纹铜壶	(16)
图版一七				
	战国	铜提梁壶	(17)
图版一八				
	战国	云纹铜壶	(18)
图版一九				
1	战国	空茎铜剑	(19)
2	战国	两色铜剑	(19)
3	战国	扁茎铜剑	(19)
4	战国	龟纹铜剑	(19)
5	战国	嵌绿松石铜剑	(19)
6	战国	扁脊铜剑	(19)
7	战国	带漆鞘嵌绿松石铜剑	(19)
8	战国	带漆鞘嵌绿松石铜剑 (反面)	(19)
图版二〇				
1	战国	木剑横	(20)
2	战国	铜剑	(20)
3	战国	铜剑柄摹本	(20)
图版二一				
1	“楚公冢”	银斑铜戈	(21)
2	战国	指纹铜戈	(21)
3	战国	云纹铜戈	(21)
图版二二				
1	战国	鸟纹铜戈	(22)
2	战国	透彫龙纹铜戈	(22)
3	战国	“郑左军”铜戈	(22)
图版二三				
1	战国	银斑铜戈	(23)
2	战国	鸟形戈鏃	(23)
3	战国	云纹戈鏃	(23)
4	战国	鸟形戈鏃	(23)
5	战国	兽头形戈鏃	(23)

图版二四

- 1 战国 错银铜戈铎.....(24)
- 2 战国 鸟纹铜戈铎.....(24)
- 3 战国 鸟纹铜戈铎.....(24)
- 4 战国 鸟纹铜戈铎.....(24)
- 5 战国 错银铜矛铎.....(24)

图版二五

- 1 战国 云纹铜矛.....(25)
- 2 战国 百字铜矛.....(25)
- 3 战国 铜铎(附竹秘).....(25)
- 4 战国 铜铎.....(25)
- 5 战国 “宜章”铜铎.....(25)

图版二六

- 1 战国 铁戟.....(26)
- 2 战国 木戟.....(26)

图版二七

- 1 战国 彩绘全矛.....(27)
- 2 战国 全戈.....(27)
- 3 战国 皮甲.....(27)

图版二八

- 1 战国 木矢箠.....(28)
- 2 战国 铜矢鏃.....(28)
- 3 战国 铜矢鏃.....(28)
- 4 战国 铁剑.....(28)
- 5 战国 铁剑.....(28)

图版二九

- 1 战国 透雕蟠螭纹铜镜.....(29)
- 2 战国 羽状纹地菱形纹铜镜.....(29)

图版三〇

- 1 战国 羽状纹地四山铜镜.....(30)
- 2 战国 羽状纹地五山铜镜.....(30)

图版三一

- 战国 镂空纽龙纹铜镜.....(31)

图版三二

- 1 战国 羽状纹地四兽铜镜.....(32)
- 2 战国 云纹地龙纹铜镜.....(32)

图版三三

- 1 战国 云纹地连弧纹铜镜.....(33)
- 2 战国 云纹地龙凤纹铜镜.....(33)

图版三四

- 1 战国 铜带钩.....(34)
- 2 战国 铜带钩.....(34)
- 3 战国 铜带钩.....(34)

4	战国	銅帶勾	(34)
5	战国	銅帶勾	(34)
6	战国	銅帶勾	(34)
7	战国	銅帶勾	(34)
8	战国	銅帶勾	(34)
图版三五				
1	战国	銅蟻鼻錢	(35)
2	战国	銅蟻鼻錢	(35)
3	战国	銅天平砝碼	(35)
4	战国	“均益”銅砝碼	(35)
图版三六				
	战国	彩繪龙凤紋漆盾模型(之一)	(36)
图版三七				
	战国	彩繪龙凤紋漆盾模型(之二)	(37)
图版三八				
1	战国	彩繪漆鼓及鼓槌	(38)
2	战国	彩繪漆鼓复原模型	(38)
图版三九				
1	战国	彩繪狩猎紋漆奩	(39)
2	战国	彩繪狩猎紋漆奩摹本	(39)
图版四〇				
	战国	彩繪狩猎紋漆奩展开图	(40)
图版四一				
1	战国	彩繪龙凤紋漆盒	(41)
2	战国	彩繪凤紋漆羽觴	(41)
图版四二				
1	战国	彩繪云紋漆羽觴	(42)
2	战国	彩繪方耳漆羽觴	(42)
图版四三				
1	战国	漆几(之一)	(43)
2	战国	漆几(之二)	(43)
3	战国	木斧	(43)
图版四四				
1	战国	透雕龙紋木笄床	(44)
2	战国	透彫六龙木笄床	(44)
图版四五				
1	战国	彩漆透彫龙紋木笄床摹本	(45)
2	战国	彩漆几何紋木笄床摹本	(45)
图版四六				
1	战国	彩繪木俑	(46)
2	战国	木俑	(46)
图版四七				